

## 震川居

陈益

清代史学家王鸣盛作有《练川杂咏》，其中之一写道：“安亭村径傍清渠，顾浦空塘竹树疏。猎猎朔风寒水上，无人知是震川居。”他比归有光晚生两百多年，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，安亭江上的一切早已不是震川先生世美堂讲学的模样了。“悠悠寒水上，猎猎朔风吹”本是归有光写予安亭诸友的诗句，王鸣盛借此表达怀念之情。当年，归有光最大的心愿是当一个司马迁式的史学家。他从小就酷爱《史记》，阅读时下过深功夫，常常用五色笔在上面圈点，藉此深刻理解怎样写人，如何状物，哪里转圈，缘何评述。

另一位史学家钱大昕，在繁星弦月之夜乘船经过古镇安亭时，发

出了这样的感慨：“激滟银河低玉绳，婵娟弦月挂西楼。舟移畏垒亭前泊，遥忆书帷障蜡灯。”当年，归有光居住于世美堂，将筑于堂西小山上的无名凉亭称为“畏垒亭”。这是借用《庄子·庚桑楚》中的一则虚构故事，表达永不摇移的心志。他几十年如一日读书教学，刻苦著述，从未懈怠，给后人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。站在畏垒亭张望远方，四野俱寂，廖廓苍茫，惟见清澈的吴淞江无声地流淌。

王鸣韶，是王鸣盛的弟弟，也是一位学者。他的诗句似乎更具历史意味：“家在安亭水泊矶，江湖汐社满晴晖。震川遗迹留传得，朴学由来阖两扉。”归有光培养了无数学生，

明代末年，居住在嘉定的程嘉燧、唐时升、李流芳、娄坚以诗文书画蜚声海内，人称“嘉定四先生”，早先都曾拜在归有光门下。震川先生的遗业得到代代留传，终究是值得欣慰的。安亭的景色，便如此晴晖满江。

那么对于居所，归有光自己又有怎样的理念呢？

他在安亭，写过一篇叙事短文《菊窗记》。距安亭镇二十里的地方，有一个小集镇叫钱门塘，洪先生就住在这里。吴淞江东边是顾浦，顾浦转而向北，洪先生的住宅在河的西边。这里地势平坦没有丘陵，但是顾浦河岸高起，远远望去，洪先生的住宅就像坐落在山垅里。

洪先生的住处隐隐地从前仲

长统《乐志论》里所说的意味。他家竹子树木很多，门前就是大池塘，夏天清风吹拂，荷花红花绿叶交相辉映，景色特别美丽。洪先生却没有看中这点，用“菊窗”二字题在书房的匾上。大概是因为他常常诵读陶渊明的诗：“酒能祛百虑，菊能制颓龄。”“我屋南窗下，今生几从菊”的缘故。

归有光说，仲长统的描述很美，但假使人人都到了这个境地才感到快乐，那么他感到不快乐的事情就太多了。仲长统最终官至尚书郎，在初平、建安年间一直为官，真是有愧于他“鸿飞冥冥”的向往，他写了《昌言》，又有什么用呢？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“笑傲东轩下，

聊复得此生”，其实也算是人人都能得到的生活方式。如今洪先生有仲长统所说的乐趣，却羡慕陶渊明的高雅，这就让我不能了解他了。我正带着酒去到菊窗之下拜访他，向他请教一下原因呢。

无疑，归有光也曾向往陶渊明式的生活，他在安亭江上也曾安贫乐道，否则不会把自己的书斋称作“陶庵”。然而，读书人追求的高雅，与严酷的现实生活之间，总是会有难以排解的矛盾。洪先生已经拥有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生活，却仍然羡慕陶渊明，这让人难以理解，更让人无法苟同。所以，即便屡试不第，归有光仍不愿放弃追求。

## 感恩

赵丽芳

四十年前恢复高考，被耽误了12年青春的我走进考场，当年30周岁的我，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与那些小我十多岁、稚嫩的应届生同考，心里的滋味十分复杂：一面为他们不再有我那样多舛的命运庆幸，一面为自己已逝的美好年华叹息，同时又为有机会进考场一搏而感恩！

1978年9月，我收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——迟到12年的通知书。金秋十月，我带着简单的行囊去报到，成了一名“妈妈大学生”，开始了四年的苦读。

四年之中，我既要为女儿、儿子做鞋、结毛衣，关心他们的学习，自己还要“如饥似渴”地求学：从拼音“a.o.e”学起，到重拾英语“a.b.c.d”，从读逻辑修辞到阅读大量中外名著，提升自己的素质，滋养干涸的

心田。四年艰辛而幸福的大学生活，犹如凤凰涅槃，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1979年，我读大学二年级时，儿子进小学读一年级，女儿正读小学三年级。我在大学住读四年，女儿就一直由我母亲抚养。等我大学毕业，女儿也小学毕业了，但是她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好；儿子也因家人照料不周，得了气管炎，并发展成哮喘。我觉得愧对儿女，因此放弃去重点中学工作，留在家乡普通中学，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，尽力去弥补他们的缺憾。

从女儿进中学起，我就抓紧她的学习。女儿也非常努力，考上了中专，进入大众汽车厂工作。在多方寻医问药后，儿子的病情得到了控制，读初中时终于恢复了健康，大学毕业考上了公务员。我命运的变化

也改变了我子女的人生。

在第三代的教育上，我也发挥了作为教师的优势。外孙女不喜欢阅读，不会作文。我就培养她的阅读兴趣，教她写日记。到初中时，她写作文胸有成竹，文章几次在报刊上发表，高中、大学她都担任了校报的编辑。孙子的语文学习也是我辅导的，现在已是一名高中生了。

“如果没有改革开放，没有恢复高考，那么你会怎样？”这是10年前，上海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我班同学时问我的问题，他们正在做一档“恢复高考30周年”的节目。“我就和传统妇女一样在劳作中慢慢老去！”我这样回答。其实，我还应该说：“也许我的儿辈和孙辈也只能延续同样的命运。”

这四十年，改变了我家三代人的命运，我感恩！

## 一把竹尺

唐友明

近日在整理衣柜时，我发现了一把竹尺，这是我小时候母亲做衣服的工具。它一尺长，一寸半宽，正面是毛竹的表皮，边沿钉着密密的铜星。那些铜星与秤杆秤星一样，是匠人用小钻头打了孔，再仔细打磨而成的。我对这把竹尺记忆尤深，因为母亲曾用它打过我。

我母亲是个小裁缝，会做那种搭襟纽扣的斜襟衣服。我们全家人穿的衣服都是母亲做的。农闲时，母亲常出门帮人家做衣服，换回一些鸡蛋或大米。那时没有缝纫机，工具也很简单，一把尺，一把剪刀，一个针线包，两片划粉，还有一根一米长的鞋底线，鞋底线上每一尺打了一个结，这是代替软尺量身用的。

那时我读五年级，学校在安亭镇上，从家里到学校至少要走四十分鐘，所以中饭都是自备的。我的饭盒里大多是菜粥，小菜不是自腌的酱瓜、萝卜干，就是隔夜留下的萝卜青菜。由于早饭天天是照得见天的粥汤，很快就饿了，我与几个小伙伴常在路上就把中饭给吃了。到了中午，同学们都去吃饭了，我们几个就去操场上打玻璃弹子。饥饿常使我胃痛，只好蹲下来用两手使劲压住肚子。有时呕吐，吐不出食物，就吐清水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早早把中饭吃了，走到校门口时，我犹豫了，这一进去又是一天，中午又要挨饿。最终我没进校门，去街上转了一圈，到中午吃饭时回家了。我骗母亲，下午不读书。母亲问我饭吃过了吗？我哪敢说实话，就说吃过了。下午，母亲去农田里干活，那时农忙已开始，母亲丢下碗就走了。不料她很快又回来，问我为什么村里其他小朋友都没回来，是不是逃学了？母亲见我说话，明白了，她非常生气，一边骂我，一边拿出了那把竹尺，劈头盖脸打上来。我往外逃，母亲紧追不舍。到了村东头一块高地边上，前面是一条穿村而过的小河。我无路可逃，站在河边，回头看着母亲，心里想，与其饿死，不如淹死。母亲好像看出了我的决绝，僵持了一会，你过来，我不打你，你给我说，为什么要逃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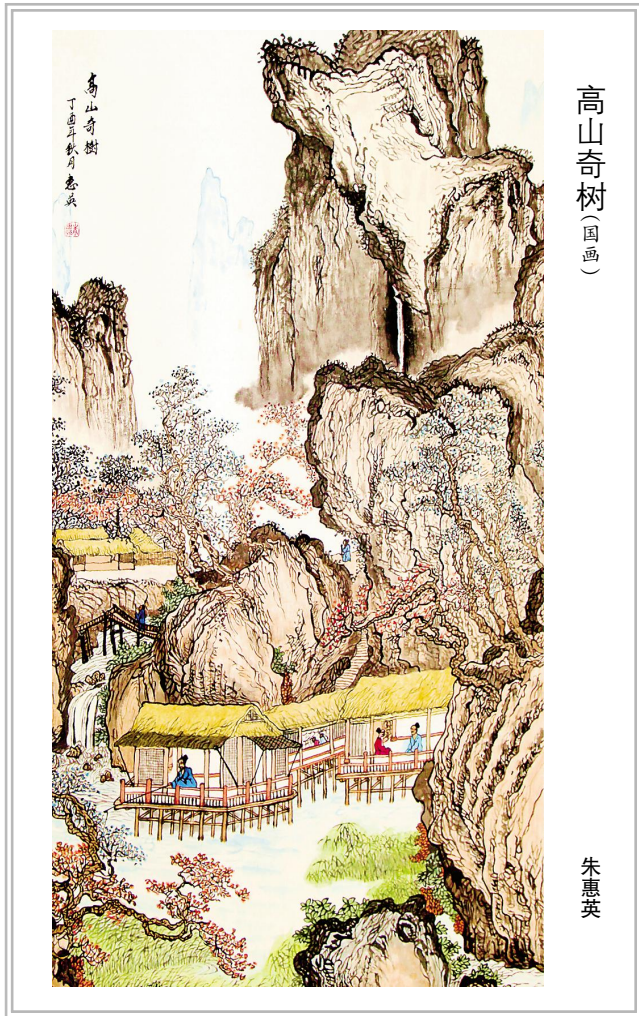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在田里干活的大姑妈与二姑妈走了过来，劝我们母子回家。这时候，母亲突然哭了，边哭边骂我不争气。母亲一哭，我也哭了，刹那间我的心中充满了委屈和愧疚。这是我唯一一次看见母亲大哭。

后来我知道，母亲是奶奶从太仓育婴堂里领来的孤儿，童养媳。她

一生有无尽的辛酸与委屈，却无一个亲人叙说。父亲对她不好，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我们兄妹三人身上。我的逃学，对她无疑是一次打击。从此，我更加认真学习。我的作文很好，每一篇作为范文被老师朗读，时不时有奖状带回家。尽管这样，当读完初一后，母亲还是让我辍学了。那一年，母亲与父亲离婚。父亲性格暴烈，经常打母亲。离婚后，全家人还住在一起，哥哥归父亲，我与妹妹归母亲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母亲辛辛苦苦干了一年，到年底还倒欠生产队里十五元钱，生产队给我们娘仨每人三元借支，母亲一个人养活我们不易呀！

自此以后，我对母亲的感情更加深厚了。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过这样的话：对于我的母亲，除了爱，我还有另一种情感——深深的同情……

我也终于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会用那把竹尺劈头盖脸打我，那是发自内心的因为爱的失落而带来的绝望，她内心的悲痛是巨大的。如今，母亲已离开我十多年了，每当看到母亲的相片，我总会想起那把竹尺。它是高悬于我头顶的一根鞭子，警示我，唯有努力，才能弥补对母亲的亏欠。



高山奇树(国画)

朱惠英

## 张公路咏象簪

顾建清

明代嘉定安亭张名由，初名凡，字公路，号六泉，喜言兵好读书擅诗词。嘉定清镜塘朱纓，字清甫，号小松，擅长书画竹刻盆树。名由长清甫6岁，二人交契甚久。

万历三十年(1602)，经历人世沧桑的名由已76岁。年中，其忽感衰颓，做事力不从心。壮心未已，亦生白发。对照镜子，摩挲雪颠，触至绾发戴冠的簪子，不禁思绪万千。此象簪是五十年前清甫所制所赠，浑然天成，长五六寸，背上镌石青行书两行，末以朱印复承。经如许年服佩，象簪与发相接之处已为白色，磨损过半，全无所镌字痕。其不觉感叹：“嗟嗟，物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”

缘之，名由写下《咏清甫赠象簪》诗，诗云：“今油昔羸类主君，材

从香象蜕时分。千茎种种依苍雪，四纪迢迢想绿云。夙夜弥缝共职谨，炎凉从事奉公勤。螭头半减昂藏态，剑脊全消款识文。伊笑颧颊已如许，我怜标格失前闻。花枝共插春风早，镜面同窥白日曛。世变久谙相顾仰，小冠冲处白纷纷。”

全诗以簪赋簪，从形态、材质、用处、耐用、现状、相喻、展望、坚守等方面，依次歌之，含蓄生动。全诗以簪写人，从青春到羸弱、从共职兼奉公、从做事与标格、从暮年观壮心，处处簪乃处处人，蕴藉有味。尤其其中“夙夜弥缝共职谨，炎凉从事奉公勤”一联，可为公职人员座右铭。全诗以簪颂情，任油羸今昔、夙夜炎凉、世变沧桑，不变的是春风煦日般的友谊，那是与清甫一生的友情。